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十五回 寫狀辭滿腹牢騷 露機關一床繡枕

光裕萬不料有此變局，此時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依他一團火性，便要闖進去打毀他們的禮堂，撥掉他們的花燭，治那男的一個強佔人妻之罪，治那女的一個背夫私嫁之罪。無如自己一個人勢孤力單，他們人多氣壯，雙拳難敵四手，不動粗則已，如一動粗，自己准吃他們的大虧，沒奈何只得捺下滿腔烈火，也不願再看他們成禮，怒衝衝的奔出，並不回家，徑去找尋瓊仙理論。豈知瓊仙已到郭家吃喜酒去了，光裕撲了個空，只得重回家內，越想越氣，連夜飯也沒吃，和衣睡在床上，伏枕啜泣。浩然夫婦見了，又慌得手足無措，盤問他時，只是閉口無言，連聲長歎。浩然夫婦，嚇得面面相覷，毫無主意。都說這幾天好端端的，天天興致勃勃，買長買短，為何今天出去了一趟，又發起老脾氣來了。光裕聽了，益發難受，霍的坐起，把台上紙包內那一面新配好的金鑲小洋鏡，取在手中，惡狠狠的用力向窗外拋去。下邊乃是石板地，玻璃投石，只聽得嗒的一聲，已跌成四分五裂。浩然搶奪不及，大聲說：「奇哉怪哉，這面洋鏡，不是你贊他配得非常精緻，四邊縷著水面浮萍花樣，暗合鏡萍之意，背後還刻著鏡萍名字。你說諸般聘物之中，當推此鏡為第一的麼？怎的一冒火便隨手搗碎，將來行聘時，免不得又要重配。」光裕不等他說完，氣憤憤的道：「說什麼行聘，今生今世，已用不著這兩個字了，更要用什麼撈什子的洋鏡。」浩然笑說：「我知道了，大約你同鏡萍鬥了口咧。夫婦淘氣，事極尋常，你們兩口子還沒成親，何必如此容易生氣，又何必冒火到這般地步。我勸你們小夫妻兩個安穩些罷，如今尋愁覓恨，將來如漆投膠，我替你們想想，未免太不值得。」這句話說得陳太太也笑了。光裕賭氣，把兩手堵住雙耳，不作理會。浩然夫婦坐了一陣，自去安歇。光裕對燈悶坐，滿腔愁恨，一件件湧上心來，想起那日在坤權女學堂與鏡萍邂逅相遇，一見留情，兩心相印，花晨月夕，誓海盟山。我因她學問性情，俱臻上乘，才有意娶她，她也真心愛我。自經瓊仙作合以來，兩方面俱甚滿意，便是近來購辦各物，有許多都是她自己揀中的，因何才只數日不見，便二三其德，改嫁別人。若是她與那人有約在先，便不該答應我。既已答應了我，更不該重許別人，若說是她父母之命，則據瓊仙所說，固然是她父母親許我的。若是有意作弄我，我與他們無怨無仇。若是翻戲騙局，我又沒有什麼錢財落他們之手，真令人難以索解。不過鏡萍以女子之身，朝三暮四，人盡可夫，著實有些可惡。此種行為，出之舊女界，尚且不可，況她是學界中人，我若不懲戒她一下子，將來人人效尤，還當了得。然而用什麼法兒懲戒她呢？想了一想，說有了，不如控之法庭，與她對簿公堂，無論官司贏不贏，當面羞辱她一番，也可稍出心頭之氣。

想罷，磨濃了黑，執筆在手，忽然想起這公程式，素未見過。新式狀紙，不知如何寫法。在書架上尋來尋去，想找一本書中有狀辭的照樣，無如滿架圖書，都是些西遊記、封神榜、三國、水滸、金瓶梅之類，再也找不出狀辭。末了在包公案中翻出一篇狀辭，雖然語意陳舊，卻還可以用得，因即仿其大意，寫道：具狀人陳光裕，年二十七歲，江蘇省上海縣人，告為聘妻不貞，悔婚改嫁，仰懇提案懲辦，以維風化，而警刁頑事。竊生於去年七月間，因元配故世，中饋乏人主持，至今年三月中旬，由族妹瓊仙作伐，聘郭某之女鏡萍為繼室，雙方合意，彼此同心，惟拘於俗例，猶未擇定吉日，舉行聘禮。寫到這裡，暗想既未行聘，則無憑無據，如何控訴。猛道有了，那日郭先生做壽，曾下過一張陳大親翁的請帖。豈非一個真憑實據，幸得我至今還藏著未動，不如將這句話寫上，以為兩方具有成約的佐證。繼續寫道：彼此俱上流社會中人，一諾千金，理無翻悔。且本月某日，郭某五十初度，致生父請柬，稱為陳大親翁，此即郭某承認締結婚約之明證。不意郭某首鼠兩端，鏡萍居心叵測，生於本月某日，行經城內某街，目睹鏡萍與某姓男子舉行文明結婚之禮，其故何在，頗難索解。而悔婚改嫁，已無疑義。伏念婚嫁為人生百年大事，詎容任意翻悔，背盟毀約，律有明條，為此敬求青天大老爺，訊予提懲，以重婚約，而尊法律。謹狀。附：郭甘五十初度諫柬一封。寫罷，復讀一過，覺這青天大老爺五個字，很有些不妥，丟下狀紙，靠在床上，默想更改幾個字兒。

他這半天連跑帶奔，又氣又急，把身子累得乏了，方才寫了這張狀辭，似乎把滿腔氣憤，都傾吐在一張紙上，胸中反覺一爽，此時靠上床，竟不知不覺，迷迷糊糊的睡著。這一睡直睡到來朝日上三竿才醒，醒來見他父母俱在他房中。他父親正拿著他昨夜所寫的一張狀辭，講給他母親聽。光裕見了，好生著急，奔上去要想搶時，浩然即忙將那張紙兒捏做一團，藏在杯中道：「你也太癡了。郭家既如此無理，你也該找原媒講話，豈有事體未明，貿然控告之理。況且你昨兒所見那個女子，或係誤認，亦未可知，怎可不調查明白，一團烈火似的，如其弄錯了，豈不難以下場麼！」

光裕道：「這個決不弄錯，況且事後我曾去找尋瓊仙，瓊仙不在家中，據說到郭家吃喜酒去了，這更是鏡萍出嫁的明證。」浩然道：「這又奇了，瓊仙不是替你做媒的麼？鏡萍悔婚，瓊仙不能辭責，決無不通知於你，反自去吃喜酒之理。明明是一個大大漏洞，我看還是你自己不知檢束。瓊仙、鏡萍二人，見你癡呆，故意造作這個圈套，戲弄於你。況那郭先生也未曾同你會過面，焉肯輕易把女兒給你，這些事在先固然是糊糊塗塗的，如今回想起來，很覺此中大有疑竇呢！」光裕道：「但那一封請帖，不是由郭家發出的麼？」浩然道：「請帖雖由郭家發出，郭先生又沒親筆簽字，當不得憑證，焉知不是鏡萍搗的鬼呢？」

光裕聽了，覺得這些道理都出他意料之外，竟垂頭喪氣，無言可答。浩然夫婦見他神氣沮喪，恐他連遭失意，釀成心疾，因此幾面托人，替他物色一個相當妻校不上幾天，有個姓王的親眷來說，某家小姐，年方二九，人才還生得不錯，性格也十分和淑，而且粗知文字，不知光裕意下如何？」浩然說：「還得弄張照來看看。」那姓王的急去拿來一張小照，光裕看了，說照上看的不十分仔細，須得親自照一照面才行。姓王的又設法請那小姐看戲，約光裕到戲館中去看人。那小姐雖不十分美貌，卻這生得素面蛾眉，修短合度。光裕看了，很是滿意。浩然夫妻，喜不勝言，向那姓王的請了八字，給合婚的算過，並無衝礙，好在聘物都是現成的，揀了個吉日下聘後，約隔半月光景，便成其大禮。這天的陳家，真所謂百輛盈門，高朋滿座。男客中浩然的幾個朋友，汪晰子、黃萬卷、錢守愚、楊九如等一班人，還有光裕許多同學，在大廳和廂房中排開五桌筵席，歡呼暢飲，其樂融融。樓上女席，只擺得兩桌。首席上坐的是光裕前妻之母徐氏，和她女兒蘭因。還有舅太太薛氏，和次女秀英，以及掌珠、愛珠姊妹二人，六個人共坐一桌。徐氏因心痛亡女，免不得流了幾滴眼淚。薛氏、張媽竭力相勸，說：「何太太不必非傷，目下光裕續娶了，和你女兒在著一般，將來仍要來來往往，仍和從前一樣的呢。」

徐氏才收住眼淚。薛氏又敬了她兩杯酒，徐氏一氣呷乾，不意酒力不勝，兩頰頓時紅將起來，眼看著秀英說：「二小姐近來益發好看了，不意幾年不見，竟長得和一朵花一般。大小姐為何不來呢？」薛氏道：「秀珍因在醫院中陪著她寄母，所以沒來。」徐氏又道：「少爺也沒來罷？還有那位新姨奶奶怎麼也不曾來？」這句話還沒說完，急得張媽忙在她背後擰了一下。徐氏也知說錯，即忙住口，已是不及。薛氏早已聽見，連張媽的動作也都看在眼內，假意說：「少爺因藥房事忙，故沒空來。還有你不是說的老太太麼，他老人家因年紀大了，路上很不方便，故已有幾年不出大門了。」

徐氏、張媽還道薛氏聽錯，十分歡喜。其實薛氏早把這句話牢記在胸，暗想她所說新姨媽四字，很是蹊蹺。我看如海近日的行徑，也大為可疑。往年雖然有時住在外面，然而一個月至多五六天。自今年正月以來，一月內，竟有大半個月不回家。問他時，不是說藥房中事忙，便是說醫院中沒空。但有時聽他說話，又說今年兩處都缺本的，可見事忙沒空，都是推托，一定住在小老婆那邊。不過他娶妻一事，家中從未有一字提及，不道連外邊那些不相干的人都已曉得，可見得已非一朝一夕了。此事車夫阿福一定知道，我回家須得查他一個水落石出。這天薛氏坐的是自家包車，回家時，如海尚未回來，秀珍卻在家中。薛氏問她，今天怎不宿到醫院中去？秀珍說：「方才我回來，見家中沒人，因此未走，明天再去便了。」薛氏便說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姊妹先去安歇罷。」

秀珍姊妹走後，薛氏命松江娘姨，喚車夫阿福上來，正要問他說話，忽然一面門鈴聲響，薛氏知道如海回來了，不便說話，隨叫車夫退去。不一時如海上來，說：「可有一角洋錢，我下面的黃包車錢還沒開銷呢。」薛氏忙摸出一角小洋，給鬆東娘姨去付車

錢。又附耳向他叮囑了一句話，那松江娘姨點頭理會，下去給了車錢，旋即上樓覆命，仍向薛氏附耳說了，薛氏略一點頭。如海毫不在意，問道：「你衣裳還沒換，想必才從城內回來，那邊客人多不多？新娘子好看不好看？」薛氏一面更衣，一面答道：「客人連女席共只七桌。新娘子中等人材，身段很小巧有樣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便宜了光裕這孩子。」薛氏聽說，向他釘了一眼，換好衣服，打開手中包，取出兩隻梨，問如海吃不吃？如海說：「冷的不吃。」

薛氏微微一笑，自己削一隻吃了，笑說：「你家姊姊，抱孫念切得很，巴不得光裕今天娶了媳婦，明天便養個兒子，你道可笑不可笑。」如海道：「他也年紀大了，難怪不想孫子咧。」薛氏道：「我家老太太，也常想個孫兒，我又年紀老了，生育不下，你怎不體貼老人家意思，娶個妾，若能生下一男半女，也可延錢氏一脈。如其一味固執己見，倘若竟不能生子，在親眷中明白的，固能體諒，還有那班不明白的，只恐還要說我器量小，不許你納妾，致絕了你家後嗣呢。」

如海聽說，向薛氏面上端詳了一會，笑說：「我已這般年紀，還想娶妾麼？不是怕你吃醋的話，我若要娶妾，已早早娶了。只因我們夫婦，素來十分恩愛，教我怎捨得納妾。況且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，你德也有，色也有，我還要納什麼妾。你也不必倚老賣老，究竟你還不滿四十歲呢，古來五十得子的，也多得呢。常言寡慾多男子，我們將來只消寡慾，自能多生兒子了。」薛氏抵著嘴一笑，彼此絕口不談，各自解衣安歇。

第二天早起，秀珍恐寄母牽掛，叫阿福包車送她到行仁醫院。無雙因昨夜如海與秀珍，一個都沒有陪她，很為寂寞。秀珍來時，正披衣欲起，見她進來，抱怨道：「你昨兒天還沒黑去的，怎麼去了一夜不回，累我盼望了半夜。」秀珍道：「昨天因母親同妹妹進城吃喜酒去了，我回家時，見沒人看屋，等他們到來，已是夜深，故未回來。昨天我還遇見那人，他告訴我，明天後天大後天，在醒民新劇社串三天戲，你愛去看不看？」無雙問是哪一個，秀珍道：「便是我那天告訴你的吳美士，你難道忘了嗎？」

原來這吳美士，便是那天倪俊人在徐園請客時，串小生的那個新劇家。伯和見他同兩個女郎，鬼鬼祟祟，出了影戲場，這兩個女郎即是秀珍姊妹。她們口中雖說去看新戲，其實並沒到新戲場去，卻躲在一個僻靜所在談心。那夜秀珍回到行仁醫院，無雙問她園中有何熱鬧，秀珍逐件告訴她時，卻把這吳美士也帶進在內，說他做戲如何認真，人材如何體面。無雙聽得心熱了，便叫秀珍打聽，他幾時在那裡做戲，我們須得去看一下子。秀珍得了這一句話，宛如奉著將軍令一般，天天在外間和吳美士私會，便是昨日他也相會過，才回轉家去。因此無雙說她天還沒夜走出，其實她回轉家時，已經上燈許久了。這天秀珍將美士要在醒民申戲等話，告訴了無雙，無雙十分高興。到次日傍晚，僱了一部馬車，兩個人都濃妝豔抹。無雙穿著一身黑，大襟上掛一條珠串，顆顆有黃豆般大。當頂心簪一朵珠花，正中鑲著一粒金剛鑽，閃閃放光。背後梳一條髮辮，紮根處也盤著珍珠。手腕上套著一副金釧，一副珠名。兩手指上帶著幾隻鑽戒和寶石戒。下身並不係裙，露出五寸上下的粉紅繡鞋，瘦怯怯的身材，襯著珠光寶氣，益覺美麗動人。秀珍穿的是粉紅襖褲，粉紅高底鞋兒，頸間圍一條珠項圈，也梳著髮辮，卻用大紅頭繩紮根，鬢邊夾著一隻金剛鑽的外國夾針，光華耀目。兼之她本來生得粉面朱唇，明眸皓齒，配上這一身裝束，真不愧如花似玉，傾國傾城。兩個人站在著衣鏡前，看了又看，都捨不得跑開。恰巧如海推門進來，一見笑說：「你們又打扮著，要到那裡去了？」秀珍回說看戲去。如海又向無雙打量了一番，豎起一個大拇指頭道：「頂刮刮。」

無雙吓了一口，帶秀珍出了醫院，坐上馬車，先去吃大菜，又兜了兩個圈子，才到醒民新劇社來看戲。這天做的是《紅樓夢》賈寶玉初試雲雨情。那扮賈寶玉的便是吳美士，他雖然已有二十多歲年紀了，此時涂脂抹粉，渾身錦繡，在戲台上看去，宛似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一般。無雙見他齒白唇紅，翩翩年少，心中很是愛慕。美士一眼看見秀珍坐在樓上，旁邊還有個三十多歲的美婦人，週身插戴的珠寶，足值幾萬銀子，暗想這大約是秀珍所說的寄母了。聽說她手頭著實有錢，又見她兩隻慧眼，直釘著自己，不覺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好事從天降，這婦人明明有意於我，倘能弄她上手，半生吃著不荊驚的是聞得她丈夫是個有財有勢不好惹的人物，這件事仍屬空想，而且秀珍面上也有些對他不住，幸得此時她兩個人坐在一起，不如給他個兩面討好。主意打定，故意弄弄風流，把眼風一五一十的送將上去。無雙、秀珍二人，果然落了他的圈套。秀珍一方面，固以為這些眼風，都是我獨得的權利，自然一五一十，受之無愧。在無雙一方面，卻以為花落水留情，他來的眼風，便是我去的眼風的報酬，因此也一一含笑默受。她二人自得其樂，如醉如癡。看罷回來，交口稱贊，這吳美士的戲做得真好。第二天又去觀看，無雙打扮得格外風光。美士更抖擻精神，眉語目挑。這天算不得做戲，只可稱他們三個人眼皮兒交戰。有幾個冷眼旁觀的新劇家，見此情形，暗暗稱羨美士的豔福不已。到了第三天上，無雙情不自禁，喚了個茶房過來，問他美士家住哪裡？那茶房回說不十分仔細，聞得他在上海，並沒住家，現在借住在一個什麼旅館中。秀珍接口說：「是梁溪旅館？」那茶房道：「果然是梁溪旅館。」

無雙問秀珍如何知道的？秀珍臉一紅道：「我是聽別人說的。」無雙命那茶房退去，私與秀珍計議道：「這人雖然做了戲，舉動卻還文明，而且很討人歡喜。既然他住在旅館中，不如叫他搬到行仁醫院去暫住，沒事時談談說說，倒也十分有趣的。倘若他嫌房租太貴，我們補助他些便了。」秀珍聽說，正中下懷，極口贊成說道：「人果然出身並非下賤，也曾讀書畢業。因父母早世，才流落做戲。若教他住在一起，確有許多好處。」

無雙大喜，便教秀珍設法，寫了一張字條，命茶房遞給美士，美士看了，很不明白。暗想這紙條寫著，請移駕跑馬廳行仁醫院十字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又沒害病，住到醫院中去則甚？便問茶房這字條是誰教你送的？那茶房說，是包廂中兩個女人教我送的。美士盤問年貌，曉得是秀珍等二人，明知此中必有用意，便拿著字條，走到戲房門口，向秀珍等一揚，秀珍帶笑點了點頭，美士大喜，將紙條藏在貼身。隔了一天，秀珍又到梁溪旅館找尋美士，問他為何不搬？美士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昨夜的字條，是何用意？什麼醫院不醫院，我又沒害病，到醫院中去做什麼呢？」

秀珍笑著，把無雙的意思，告訴了他，還說她因你至今還未搬去，焦急得什麼似的呢。美士笑道：「這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事。我們二人，也有許多益處，但你何不爽爽快快，直接對我說，卻弄這個玄虛，令我懷疑了半天。」秀珍道：「你說得好寫意的話，我同你認識之事，豈可給她知道。她若在我父親跟前漏出一言半語，還當了得。」美士道：「但你家寄母，在院中養病，你陪著她。我好端端的，住到醫院中去，成何體統！」秀珍道：「這有何妨，那醫院原同客棧相仿，只消有錢，都可住得，誰管你有病沒病，目下我們貼隔壁有間空房，你趕快搬進去，如若遲了，恐被別人占去，那就彼此不便了。」

美士大喜，當日到行仁醫院賬房接頭過了，講定明天搬去。無雙滿擬著美士見了字條，一定馬上就來，豈知候了一天毫無影響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意欲著人往梁溪旅館探問，又因如海在旁，未便啟口。晚間同秀珍談論，秀珍也說，不知為何，今天不來，或因不及舒齊，明天大約可以搬來了。無雙睡在床上，左思右想，一夜未睡。第二天早上，聽得隔壁空房中有人說話，忙教娘姨去看，回說有人搬了進來。無雙聽說，好似接著了鬥大明星一般，即忙喚醒秀珍，教她快去看個分明。秀珍穿好衣服，出去半晌，笑逐顏開的進房說：「果然來了。」

無雙好生歡喜，也不想再睡，披衣起身，往日她一定要吃過午飯，才打點梳妝。這天一起來，便催娘姨給她梳頭。那娘姨很為詫異。無雙梳好頭，又涂脂抹粉，更換衣服。娘姨還當她有事出去，問道：「奶奶一早到那裡去呢？」無雙道：「我不出去換不得衣裳麼？」

娘姨不敢再問。無雙打扮既畢，卻又呆住了。還有那美士，也滿腔希望的搬進行仁醫院，以為與秀珍、無雙二人住在一處，便可暢所欲言。豈知一到裡面，反變做可望而不可即，雖然打了幾次照面，卻連話都不能說了，你道為何？原來院中人多眼雜，秀珍是院主的女兒，無雙是院主朋友的愛妾，上上下下，沒一個不知道的。那黃可安醫生，每點鐘至少也得在她房門口經過十次，而且俊人、如海二人，又不時來往。無雙平日住在此間，覺得比在家自由。到了這時候，反覺處處礙眼。一舉一動，都受拘束。一連數天，好生不耐。美士時常在她房門口探頭探腦，無雙見了，更覺心如火熱。秀珍雖然有時掩到美士房中去講話，無雙頗不謂然。有一天早上，秀珍回家去了。俊人、如海都不曾來，無雙暗想：這是很難得的機會，不可錯過。便把娘姨喚到床前道：「你棉襖破

了，怎不做件新的穿穿？」

那娘姨笑道：「不怕奶奶見笑，我們幫人家的，一個月賺幾個錢，拿回家去，吃用還恐不夠，那裡有錢做新衣裳呢！」無雙在枕畔摸出五塊洋錢，給那娘姨道：「這是我送給你做新衣裳的。」娘姨接了，喜出望外，說：「多謝奶奶給我這許多洋錢，教我怎好意思呢！」無雙道：「你且收下，不用多說，替我把隔房那個姓吳的少爺喚進來，我有話同他講。他進來之後，你須要如此如此。少停老爺或是錢少爺黃醫生來問及，只說奶奶到親戚家去了。」那娘姨得人錢財，自不能不與人消災，當時諾諾連聲，奔到隔房，向美士丟了個眼色，輕輕說：「奶奶喚你。」美士認得她是無雙的娘姨，聞言喜不自勝，出了自己房門，頓覺心頭突突跳個不住，探頭向無雙房中一看，見裡面靜悄悄的，一個人兒都沒有，鐵床上羅帳深垂，下面放著一雙淡湖色繡大紅裳花的拖鞋，像是個沒有起身的光景。美士很覺忐忑，站在房門口，不敢進內。被那娘姨在他背後用力一推說：「進去罷，看什麼。」

美士身不由己，跨進房內。不料那娘姨卻在外邊趁勢將門兒帶上，拍嗒一聲，已在外面下了鎖。美士大驚失色，暗說不好，莫非她們設著圈套，想敲我的竹槓，把我一個人鎖在房內，如何是好？心中正在著急，忽聽床上輕輕幾聲嬌咳，美士才知床上有人，暗想事已如此，不如冒險看她一個究竟，便壯著膽子，走近床前，揭帷一看，只見無雙獨自一人，沉沉睡熟，星眸微掩，吹氣如蘭，一床大紅縐紗棉被，蓋至腰際，上身穿著件粉紅衛生絨衫，有幾個鈕子不曾扣上，露出雪白胸脯，一手捧心，一手壓在被上，現出金釧和那只鑽戒，美士見了，反覺難以為情，慌忙縮手不迭，站在床前連呼吸也不敢放重，深恐驚醒了她的好夢。美士雖然如此留意，不料無雙猛然醒來，見床前站著個男子，驚起問是哪個？美士平日頗稱能言善辯，此時不知怎的目定口呆，做聲不得。無雙問了一聲，見他不答，現出怒色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大清早起，到我房中作甚？快些說出來，否則我喚人送你巡捕房裡去了。」

美士不知她是真是假，心中甚為疑惑，只得半吞半吐的答道：「我便是隔房的吳美士。」無雙向他面上仔細看了一看道：「你便是唱新戲的吳美士麼？到我房中來則甚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聽說你近來很想弔我家奇女秀珍的膀子，所以今天早起，掩到這裡，想幹那傷天害理之事。幸得秀珍出去了，落在我手內，也是天網恢恢，合該你的報應來了。你可知秀珍是她家父母托我代管的，她家父母是何等樣人，我又是何等樣人，況且這裡雖然是醫院公地，但我作了臥房，便是三尺童子，也不能輕易進內。你是何人，竟敢闖將進來，真的膽也太大了，一定送你到巡捕房去，先問你一個私闖閨闈之罪，再辦你一個圖奸處女的罪名，你才知道我的利害。」

美士分辯道：「不是我自己進來的，是你家娘姨喚我進來的。」無雙道：「那更放屁了，娘姨豈有喚你進我房來之理。你也不見得如此好說話，娘姨叫你怎麼便怎麼，倘若叫你吃屎，問你吃不吃呢？此時抵賴沒用，到了巡捕房，自有分曉。」說罷便要高聲呼喚。美士急了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求奶奶饒了我罷，委實是娘姨喚我進來的，她還把房門反鎖著，我斗膽也不敢弔你家小姐的膀子，都是那天殺的娘姨哄我進來上當的呢。」說時兩隻眼圈兒都紅了，似乎要哭將出來。無雙心中頗為不忍，不覺嘆喏一笑道：「你這不中用的東西，同你說說玩玩，便當真了。多大的孩子，可要臉麼？地上很不乾淨，快些起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親手攙扶。美士執住無雙兩手，站立起來，趁勢向前一撲，無雙冷不防倒在床上，兩個人跌一團。須臾，美士聽得門外有個男子同娘姨問答之聲，慌道：「有人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

無雙道：「莫做聲，這是秀珍的父親，我已叮囑娘姨，自有說話回他，決不進來，你休害怕。」美士還是索索亂抖，無雙搖頭說：「你這人太不中用了，怎麼一點兒丈夫氣都沒有，在這醫院中，固然不是個安穩所在，你今天沒事，便給我去看看，可有相宜的兩上兩下房子，如其看對了，再告訴我，回去觀看，這裡有五十塊錢，你先拿去，作為丟定洋付房租之用。事不宜遲，愈快愈妙。」美士說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隔了一會，娘姨四顧無人，開門進來，向美士笑了一笑，又對無雙道外邊已在開飯了。無雙催美士快走，叫他那事千萬不可忘卻，美士答應著，掩回自己房中，心中好不快意。摸出無雙給他的五十塊洋錢，看了又看。暗想今兒與她初次相識，便與我五十塊錢，將來日子長了，怕不整千整萬的送給我麼，真是我吳美士的好運來了。吃罷飯，即忙出去找尋房屋。看來看去，在盆湯弄橋下德安裡內，看對了一所兩上兩下的石庫門屋子，每月租金二十四元，另加看門費六角，還要一個月小租。美士回去，私向無雙說了。無雙也偷著出去看了一趟，很是滿意，先丟了幾塊定洋，教房東粉刷一新，然後僱人裝配電燈，自己到木器店中買了兩房外國傢伙，一張鐵床，又替美士辦了一部包車，再給美士二百塊洋錢，命他購買家用一切雜物，以及下人睡的床鋪，客堂中桌凳等物，擺設起來，儼然大家。用了兩個娘姨，一個車夫。美士先搬進去住著，無雙因他衣衫陳舊，吩咐裁縫給他做了許多華服。無雙日間，常到德安裡與美士私會，晚上仍宿在行仁醫院。這件事除了她那個心腹娘姨之外，連秀珍跟前，也瞞得水洩不通。秀珍因美士忽然搬去，很是不捨。美士推說住在外間，花消太大，所以搬往朋友家去暫住秀珍信以為真，卻也無法阻止。有一天秀珍因薛氏有事喚她，告訴無雙說：「今夜不能來院，須宿在家中。」